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七十五回 東京城英雄脫難 飛龍嶺強盜除蹤

卻說那希真父女正待要脫身逃走，不防外面又有人打門，火刺刺的般緊急。父女都大驚，麗卿道：「爹爹，怎好？我們不如殺出去罷！」希真道：「我兒不要心慌，待我去看來。走不脫也是大數，便死也同你在一處。你索性把馬拴好，卸去了弓箭、包袱，只把那口劍，就在這裡看風色，不可擅動。」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希真解了腰刀、包袱，倚了樸刀，把那腰刀拔出，插在腰裡，取件道袍披在身上，搶到門邊。只聽得三四副聲音，連珠箭叫開門，蹦蹦的亂敲。希真隔門張時，好多人立著，都提著燈籠。希真喝道：「什麼事亂敲門？」外面大聲應道：「高太尉親自來接衙內回去！」希真一面開門，一面發話道：「我留女婿過夜，不曾犯罪。」只見那兩個承局闖進來，正是那魏景、王耀，走到廳上齊發話道：「陳提轄，你老大不曉事，把衙內留住，不放他回去，著別個受氣！他的娘子生產，十分危急，你只不放他。如今太尉大發作，又著我等來催。衙內便真走不動，備了一乘轎子在此，務要即刻接他回去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二位太不諒情，他是我的親女婿，醉倒我家，不肯回去，不成熟趕他出門？他此刻醒來，正勸他回家。你二位來得正好，同我進來，不然他還不信。」二人提著燈籠，跟著希真進來，只見裡面燈燭輝煌，王耀道：「你們昨夜做甚？」希真道：「你去見了衙內便知。」希真讓他二人先行，轉過游廊，燈光下只見麗卿閃在那裡，倒提著劍等候。希真喝道：「我兒快動手！」喝聲未絕，麗卿劍光飛處，那顆人頭骨碌碌的滾到扶欄外青草裡去了，屍身便倒在一邊。王耀大驚，叫聲「阿也」，要往外走。被希真一把揪住，往裡一推；麗卿迎面一劍，連臂帶肩劈下，心肺倒流出來。果然好劍，不論衣服筋骨一齊削斷。可憐那兩個小人，平日倚仗著高倅無惡不作，今日卻化作南柯一夢。希真道：「消停消停，且把燈來，照我身上有無血跡。」麗卿道：「沒有。」那麗卿倒吃噴射了一臉鮮血。希真道：「且慢，還有人哩。」提了燈復出大門外。只見那兩個轎夫立在轎子邊，仰面道：「天在這裡起霧了。」希真招手道：「衙內走不動，你們把轎子抬進來。」兩個把轎子綽到廳上歇下。希真道：「你們著一個進來背衙內。」一個轎夫道：「吃得恁地醉！」便跟著進來。轉過後軒，希真豁去道袍，撇了燈台，左手便揪住那轎夫，右手抽出腰刀，去喉嚨上一抹，早已了賬。一把丟開屍首，轉身大踏步趕出廳上。那個轎夫正在那裡閒看，被希真夾耳根一刀剝倒，又去搨了兩刀，眼見得不活了，連忙進來。

麗卿抹去臉上血，把地下兩盞燈籠踏滅，還在那裡探看。希真大叫道：「我兒了也，快走罷！」麗卿連忙插了劍，係上弓箭，拴上包袱，提了槍，又替老子拿了樸刀，牽著兩匹馬，往外就走。希真取刀鞘插了，跨好，取那包袱，一面走一面拴。殿帥府前明炮響亮，更樓上收播，天已大明。走出門外，只見那大霧漫天。麗卿先上了那匹川馬，道：「爹爹先走，孩兒不識路。」希真道：「且慢，我還有一事未了。」把裏交與麗卿，卻從復走了進去，把大門關了。麗卿甚是驚疑。

不多時，只見希真從那邊牆頭上跳下來，翻身上馬，接了樸刀，叫道：「我兒，快隨我來！」兩騎馬出了巷口，只見白茫茫的重霧蓋下來，數步外不見人影。上了大街，已是有人行動。父女二人乘著濃霧，只顧走。得到朝陽門，城門早已大開。父女二人從大霧影裡闖出城去，奔上大路，馬不停蹄，往東又走了五六里，出了濃霧之外，已是沒人家的所在。希真到那一座高橋上，兜住馬叫道：「我兒，你回頭去看！」麗卿勒住馬，回頭看時，只見那座大霧，密密層層，把東京城護著，好似蒸籠裡熱氣一般，騰騰地往天上滾卷。自己身子立在霧外，相去不過一箭之路。初出地太陽，照映得格外分明。麗卿喜道：「妙呵，爹爹！你有偌大的道法！」希真道：「這值什麼。我受本師張真人傳授都?大法，有若干作用，這是裡面逼霧的法兒。我這法能通起三千里方圓的大霧，此刻我只起了二里。你且少住，待我發放了他們好走。」希真把樸刀遞與女兒，雙手疊一個驅神的印訣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雙手放去，只見一道白光射入霧裡去了，那霧便紛紛的落下來。希真看那麗卿的臉上，兀自血污未淨，便下馬道：「待我與你洗去，省得著人看出。」去橋下浸濕了一角戰裙，替他臉上、眼堂下、眉毛裡、鬢邊、嘴角，都拭抹乾淨。衣領上也有幾點抹不去，只可由他。希真一面拭一面說道：「凡是迎面去殺人，總要防他血射出來。今幸而不是廝殺，不然，瞇了兩眼怎使手腳？」麗卿笑道：「孩兒卻從不曾乾過，卻不道這般爽利。」希真道：「咄，有什麼高興！」麗卿看那霧，已消挫了大半，有幾處高的樓閣都露出尖來，好象在大洋海裡浸著一般。希真直接過樸刀，上了馬道：「不要呆看了，走罷！恐有人趕來。」

父女二人下了橋，迎著日光，一直順大路，往東進發。麗卿道：「爹爹，我們今夜何處投宿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兒，你休怕辛苦，我們今夜且慢提投宿的話。那高倅有個門客孫靜，昨夜聞知他已回。那廝好不刁猾，又吃你把他兄弟的耳朵割去，那廝必料我投奔梁山，恰不應奔梁山也同此一條路上。他若挑選人馬，並力順這條路追趕，我們必遭毒手。如今我若由正路，投沂州府，須出寧陵，渡過黃河，到山東曹縣，方可與梁山分路。我的主意，不如大寬轉，從寧陵就分路，岔出虞城，跨過碭山，由江南界過微山湖，出山東峰縣，教那廝沒處撈摸。這裡到虞城不過五百多里，隨常走須得三四日，如今也顧不得頭口乏，連夜趕去。前路不遠是張家店，熱鬧所在，就那裡買兩盞油紙燈籠，多備些蠟燭，明日午刻便好到那裡。你可受得起否？」麗卿道：「不過馬上再熬一夜，值什麼！譬如出師打仗，這點路也要走。」希真道：「路上倘有人盤問，只說到山東曹縣，兵差緊急會乾。逢人自己稱聲『小可』，不要又是『奴家』。」麗卿笑道：「這怕不省得！」這正是：鼃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不說希真父女二人竟奔虞城。

卻說高倅五鼓時上朝，便吩咐魏景、王耀再去接衙內。太陽離地，高倅回府，有點罷，同幾個門客在上房賭博。只見一個養娘出來稟道：「二娘子還不能分娩，太醫的藥已吃了，此刻忽然暈了去，衙內又不回來。」高倅道：「這廝恁的還不歸？」一個親隨在旁邊道：「便是魏景、王耀也不曾回來。」高倅道：「這廝兩個，近來恁地這般糊塗！你們再著兩個去催。」好半歇，只見去的人來回報道：「到陳提轄門首，只見大門不曾開。敲了半歇，只不肯來開，又沒個人答應。等了許久，仍不開。只得回來稟覆。」高倅道：「陳老希每自誇他不睡早覺，今卻這般顛倒，想是昨夜都睡醉了。你們少刻再去催催。」那人應了出去：「魏景、王耀一定是未曾去，待我查出肯饒他！」一面又賭了好兩轉，已是辰牌時分。只見孫靜到來，見了早禮，便坐下來同賭。

少刻，那個去的又來報道：「門仍敲不開，仍沒人答應。」高倅同幾個門客齊說道：「這廝們想是睡死了！太陽這般高了，恁地？」孫靜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高倅道：「便是我這兒子忒棄舊戀新。昨日到他新丈人家過夜，這裡他第二個老婆做產，不得分娩，連夜去喚他不回來。我道他丈人好意留他，不好接連去催。你那兄弟也不曉事，天明叫魏景、王耀去接，兩個狗頭索性不去。此刻又去催了兩回，門尚不開……」還未說完，孫靜大驚失色，把賭具丟在桌上，立起身道：「快著人去救衙內，著了他道兒也！」高倅同眾門客道：「怎說？」孫靜道：「晚生屢次說陳希真不懷好意，恩相只不信，今日他把出毒手來也！恩相明鑒：他便是留女婿過夜，必不肯留許多人在家，一個不放回。昨日晚生兄弟孫高不歸，都說他同衙內在外面遊玩，只道他在三瓦四舍陪衙內在一處；衙內既在陳希真家，晚生這個兄弟不是不曉人事的，何至同在他家過夜？已知娘子做產，這早晚還不歸，必遭毒手了，快多派將弁去救人要緊！」眾門客還有幾個未信。高倅見孫靜恁地著急，便吩咐左右道：「你去傳我的號令，叫派府裡值的殿制使兩員，速去趕衙內回家。」孫靜道：「不夠，不夠！多派兩員，再多帶幾個軍健們同去。」高倅便又叫加派兩個。須臾四個制使進裡面來聲喏，稟請言語。高倅道：「不必多說，務要到陳希真家，立請衙內回來。」孫靜道：「門不開，只管打進去！便是陳希真還在裡面，他發作，我對付他。四位長官快去！」那四個制使旋風也似的去了。高倅道：「推官料得不差，但願沒事才好。」孫靜道：「不是晚生多說，那得沒事！」

不多時，只見兩個制使飛跑回來，汗雨通流的道：「恩……恩相，……不，不，不……不好了！」高倅大驚，忙問：「怎的不好？」兩個制使道：「小將們到陳希真家，叫了好歇門不開。叫一個軍健，借張梯子爬上牆頭，又叫了兩聲，無人答應。軍健說牆裡面也有張梯子靠著，便盤進去，開了門出來。小將們一齊進去觀看，只見那正廳上一乘空轎擺著，一個轎夫殺死在廳上；趕到後

面軒子背後，也殺翻一個轎夫。廊下又有兩個屍身：一個正是王耀；一個沒頭的，認他的衣服，卻是魏景。前前後後尋來，傢伙什物都不少，只沒一個人，連衙內一千人也不見面。如今分那兩個，押同地保鄰佑在彼看管。特請鈞旨。」高俅聽罷，好似一交跌在冰窖裡，嘴裡叫不及那連珠箭的苦，往屁股裡直滾出來。孫靜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氣殺我也！」那眾門客一齊大驚。孫靜勸高俅速發人去，「那廝便害了衙內，亦必藏在屋裡，不能帶了逃走。」高俅定了一定，上廳去點齊家將，帶了百餘名軍健，同那兩個制使，刀槍棍棒殺奔闖邪巷去。半路上，迎著一個先一起去的軍健奔回：「衙內一千人有了，都捆在他後面園裡，還不曾死。那顆人頭也尋著了。」那兩個制使便著他先去回報太尉。這裡一千人趕到希真家，一齊哄進去，只見前後許多燈燭，兀自點著。到後面箭園裡，只見那些人已將衙內等解放，扶著穿衣服，面上血污狼藉；滿地都是麻繩、蠟燭油，亭子上酒席杯盤兀自擺著。有幾個精細的拾了一把耳朵，到太尉處獻勤。眾人把衙內等五人扶出來，將衙內扶上那乘空轎子，另尋兩個轎夫抬了，先著人送回去；又另叫四乘轎，抬了那四個人，也先送歸太尉處。這裡眾人前前後後搜尋了一遍，把那門封鎖了，帶了一千鄰佑同地保等，到太尉府裡來聽審。這件事哄動了東京，人都說道：「陳希真這人好利害！」

那太尉等待回來，看見兒子耳鼻俱無，又見那幾個人這般模樣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三屍神炸，七竅生煙，忙傳軍令，叫把京城三門盡行關閉，挨戶查拿。一面奏准天子，說：「奸民陳希真，私通梁山盜賊，謀陷京師。經人告發，臣差親子蔭知府高世德，督率兵役捕擒。希真膽敢拒捕，殺死兵役四人，將臣子並幕友孫高、薛寶截去耳鼻，棄家在逃。臣先閉門查拿，伏請准行。」一面把鄰佑、地保帶齊，就花廳上，把孫高等四人坐在一邊質審。鄰佑、地保都供並不知情，說他東京並無一個親友，「他還有個蒼頭、養娘，求拘來審訊，或者知情。」兩個親隨道：「小人們到他那裡時，蒼頭、養娘已不見了。」高俅便問蒼頭、養娘名姓，家在那裡。數內一個鄰人道：「那蒼頭只知他姓王，不知其名，聽說是城外大東村人氏。養娘實不知道。」高俅推問半日，實不知情，只得取保釋歸。

孫靜對高俅道：「恩相聞城查拿，總是無益。那廝既敢做這等事，必然早出京了。晚生料他必投梁山泊入伙。不然，便投遠方親戚。恩相此刻只查他出那一門，便有影響。他尚殺了魏景、王耀走，已是天亮，必非半夜越城。」高俅道：「怎生去查？」孫靜便問孫高四人道：「你們後半夜醒來，可看見他怎生打扮出門？」四人齊道：「我們都看見的。」孫高道：「陳希真穿一件醬紅色戰袍，係一條綠戰裙，提一口樸刀，跨一口腰刀。他女兒也改作軍官打扮，是一件白綾子大鑲邊的戰袍，係一條大紅色的舊戰裙，提一枝白銀槍，跨一口劍，腰裡還有弓箭。」薛寶道：「希真腰裡拴一個藍包袱，女兒拴一個桃紅包袱，都戴大紅金鑲兜子。希真裡面戴的是頂萬字巾，他女兒戴一頂束髮紫金冠。」兩個親隨道：「騎的馬一匹紅的，一匹白的。」孫靜便叫人分頭抄寫了，到三門查問：「一早開城時，有無此等人出城？那三門都回報道：「近日軍官進出甚多，實不留心。」只有朝陽門校尉稟道：「開城門不久，有一老軍，看見兩個軍官如此打扮。大霧影裡，也不分看得清。好象一老一少，提刀的在前，插弓箭提槍的在後，急忙忙的出城去了。」孫靜對高俅道：「這廝們一準是投梁山去了，所以直出朝陽門。只選得力之人，就這條路專追，或可擒拿。但必須勇將名馬，方可濟事。」

高俅正要想一個人，只見階下一人挺身而出道：「小將願去。」高俅看那人時，膀闊腰細，耳大面方。那人姓胡，單名一個春字，現為京畿都監，就快升授都虞候，時常在高府裡趨奉。孫靜道：「胡將軍雖然英雄，只恐無好馬，如何追得他們上？」胡春道：「太尉那匹御賜烏雲豹，願借一騎，包管追上。」高俅道：「陳希真那廝好武藝，更兼他女兒也了得，胡將軍一人恐難擒他。我再差一個人幫你。東城兵馬司總管程子明，我一力抬舉他到此地位，必然肯與我出力，叫人速去請了他來。你二人同去，不怕捉他不來。」那程子明係山西人，生得豹頭環眼，黃髮虎鬚，人都喚他做金毛鐵獅子。使一枝五指開鋒渾鐵槍，重五十斤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當時聞高俅呼喚，即便到來，問道：「相公有何差遣？」高俅把那話說了。程子明道：「不消胡將軍同去，我那匹黃驃馬，足追得他們著。如果他們走那條路，管情擒他父女兩個獻於階下。」高俅道：「胡春一意要去，不可挫他銳氣，便同將軍一行。」當時叫備了烏雲豹，與胡春騎坐。把了上馬杯，道：「望二位將軍馬到成功。」二人謝了，各帶了乾糧燈燭，飛身上馬。那胡春掄一口潑風刀。當時天色已晚，高俅付與令箭二枚，一枝去開城，一枝帶在身邊，以便各處營汛調人馬策應。二人當即飛馬出朝陽門，往東追去。

高俅對孫靜道：「不料陳希真如此味良，悔不聽推官的言語。若追著那廝，碎屍萬段，方泄吾恨。」左右將陳希真的信獻上。高俅大怒，道：「這等信還看則甚！」扯得粉碎，丟在地下。叫送孫高、薛寶回家將息；叫太醫醫治衙內的傷痕，覓巧手善補五官的匠人補了假耳鼻；兩個親隨也著去將息；魏景、王耀並兩個轎夫的屍身首級，都著有司檢驗了，疊成文案，具棺木著親人領去，少不得賠些錢財與他們老小。陳希真的家私盡行抄掣，房子發官變價。孫靜搜希真的書札筆跡，一毫不見。

不數日，程子明、胡春都空手回來，說道：「追到寧陵把守關隘的所在，問那些辦兵差的公人，果有一個長鬚大漢，騎一匹棗騮馬，手提樸刀，跨口腰刀；後面一個美貌軍官，騎一匹銀合白馬，提一枝梨花古定槍，腰懸弓箭寶劍。所穿服色，與所說無二。又說他們初二日辰牌時分過去的，問他時，說殿帥府高太尉相公有兵差緊急事，差往山東曹縣公幹。小將聞知，即渡過黃河，追到曹縣。在那黃河渡口，卻問不出；曹縣亦問不出。直追過定陶，亦毫無蹤跡。不知他岔路走，還不知是改換了服色。恐恩相不信，取有定陶縣印信批回在此。」高俅請孫靜來商量。孫靜道：「多管這廝上梁山，防我們料著他，故意說到曹縣，卻往別處大寬轉走了。恩相且去提緝了蒼頭來訊問，或那廝不上梁山，必有些蹤跡。養娘小兒女，不濟事，不必去捉。」高俅置酒筵酬謝了程子明、胡春，遂差眼明手快的公人，仍拘那幾個鄰佑做眼，到大東村去捉那王蒼頭。一面又將陳希真父女畫影圖形，遍天下行文訪拿。連日官家議出師之事，高俅也不得空，都放慢了，不提。

卻說陳希真父女二人，自從初一日一清早逃出東京，一路馬不停蹄，走了一日一夜。次日辰牌時分，早到寧陵地界。那個地名，叫做柳浪浦。右首一條大路，卻通那歸德府虞城縣。一路上，只見地方官亂哄哄的辦大兵差役。希真立住馬，看那四面無人之際，父女二人岔進那條大路，放緩轡頭而行。希真道：「好也，我們今日方才脫了虎口，可以放心大膽，緩緩而行。我一時匆忙，失於檢點，改換裝束時，卻被那廝們看見。孫靜這刁徒，必然想到，尋蹤跡追趕。他必不料我們進這條路，我們也不改換服色了，只管走我們的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，今夜還走不走了？」希真笑道：「癡丫頭，我這般說，你不聽得？今夜好教你享福！」

父女二人又行了三四里，一路花明柳暗，水綠山妍。那麗卿在馬上，有些搖搖打盹。希真道：「卿兒，前面不遠，就有宿頭。」又走了幾里，到了個市鎮上。已是未正時分。尋了個大客店，父女二人下馬，兩個搗子牽了頭口進去，找間乾淨房屋。麗卿去尋了個淨桶，更了衣。希真叫店家做飯，麗卿道：「孩兒不吃飯了。」房裡倚了梨花槍，去摸些乾糧，討口水一吃；便去包袱裡抽出那牀薄被，脫去靴子，撮去兜兒，把弓箭寶劍去桌上一丟，倒剝下戰袍戰裙，一團糟塞在牀鋪裡面，倒翻身拉過被來便睡。希真去照應了頭口，去看了飯，亦覺得有些困倦，走進房來，只見麗卿已鼾鼾的睡著，東西丟了一世界。希真笑道：「到底還是個孩子，不曾熬煉得。」想著他又可憐，只得去替他收拾好了，把那被與他蓋好。自己吃了些茶飯，對店家道：「我們辛苦了要睡，不必來問長問短。」遂關上門，解衣而寢。不覺窗外雞啼，希真起來，推醒了麗卿，店裡那些人已都起來。

父女二人梳洗裝束已了，吃些茶飯，上馬就走。行夠多時，天色已明。希真對女兒說道：「我兒，出門不比在家，昨日你雖困倦，不合把行車亂丟。包袱裡都有細軟，吃人打眼怎好？你一雙腳在被外，我與你蓋好。下次須精細著。」麗卿道：「孩兒昨日委實乏了，便是這張弓也忘了卸弦。熬夜趕急路，恁的吃力！」希真笑道：「誰教你務要割他們的耳朵，卻吃這般廝逃！」麗卿看那山明水秀，甚是歡喜，道：「爹爹，想孩兒在東京長大，卻不能時常遊覽。雖有三街六市，出門便被紗兜兒廝蒙著臉，真是討厭。那得如此風景看！」希真道：「你也愛山水麼？」麗卿道：「這般畫裡也似的，如何不愛！」

那時正是四月初旬，天氣有些躁熱。忽到一處池塘，當中一條長堤，堤的兩旁都是裊裊的楊柳。池塘對面那一岸，卻有一村人家。父女二人縱馬上了長堤，那兩邊柳樹遮蔽著日光，卻分清涼。麗卿仰面看道：「那得如此長堤，直到沂州府，豈不大妙！」

希真道：「天氣漸覺熱了，你我兩個包袱拴在腰裡，卻耐不得。你且少待，我去前面人家的所在，僱個莊家來挑著走，落得身子鬆動。」麗卿道：「孩兒也正這般想。老大包袱，拴在腰裡，不但躁熱，倘或遇著什麼強人，廝殺亦不靈便。」希真罵道：「討打的賤人，出門出路再不說吉祥話，開口閉口只是廝殺！再這般胡說，吃我老大馬鞭劈過來。」麗卿咬著唇笑，輕輕的說道：「既不為廝殺，兵器卻帶著走……」希真回過身來，揚起馬鞭道：「你再說下去！」麗卿低著頭只是笑。希真下了馬，解去包袱，帶些散碎銀子；又教女兒也下了馬，把頭口拴在柳樹上，包袱、樸刀都交付他道：「好好看守著，我去了就來。不要只管瘋頭瘋腦的，吃那往來人笑。」麗卿笑道：「那個瘋頭瘋腦？」

希真順著那條路，到了那人家處，卻也是個大市鎮。看了一歇，尋了個莊家，與他說定了價錢，問了他的姓名住址，叫他寫了一紙送行李到沂州府的承攬。央他左右鄰都書名著押，把來收起。先付他些安家盤費，又照例謝了鄰人。那莊家是個筋強力壯的後生。當時提了根滑溜溜的棗木扁擔，自己也有個小包袱拴在腰裡，雄赳赳的隨著希真回轉柳堤，只見麗卿正立著閒看。莊家到面前，相了相那包袱，道：「二位官人，這包袱好打開來否？」希真道：「你要開他則甚？」莊家道：「一大一小，輕重不勻，配好了好挑。」希真道：「有何不可。」便同麗卿把兩個包袱勻好了，希真又把兩個鐵絲燈籠掛上。莊家穿上扁擔，挑在肩上道：「兩個包袱，卻恁的重，路上倒要小心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休嫌重，我還買點零碎搭上。」莊家道：「再重些我也挑得。只是到了地頭，多把些酒錢與我。」希真道：「何用你說。」希真同女兒提了兵器上馬，回到那市鎮上。希真道：「我們買些酒肉吃。」三人同去吃了一回。希真又去買了兩把雨傘、幾張油紙，防天落雨；那莊家也去買了一把傘，都搭在擔上。希真路見那黃酒、牛肉甚好，又買了個葫蘆，盛了幾斤酒，黃牛肉也切了三五斤帶著。

三人離了市鎮，奔上路就走。莊家道：「二位官人從東京到沂州府，為何打從這條路走？」希真道：「我們有別的事，必須往這裡過。」莊家道：「二位官人都做什麼官？」希真道：「都做提轄。」莊家道：「這位小官人是你那個？」希真道：「是我兒子。」莊家稱贊不已，道：「這位小官人，年紀不上二□歲，手裡這枝梨花古定槍，怕不是四□來斤。若使得出時，卻了得！」麗卿笑道：「你卻識貨。莫非也在道，說與小可聽聽。」莊家道：「不瞞二位說，小人今年二□歲，徹骨也似好耍槍棒。雖也學得幾路，只恨家私淡泊，不能拜投名師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你既這般好，且把你生平學的說些我聽。有不到處，好指撥你。」那莊家大喜，便賣弄精神，一面走，一面指手畫腳，夾七夾八的說了一大片。有些也聽得，有些難免發笑。麗卿笑道：「你把與我做徒弟還早哩！可惜你住在此地，若肯同我們在沂州府，似你這般身材，教你一年過來，包你一身好武藝。」莊家歎道：「那得有此福緣。」當夜投宿，那莊家便來請教，父女二人便指授他些。那莊家□分歡喜，一路小心伏侍，顛倒把錢來買酒肉，奉承他們父女。

話休絮煩，三人連行了幾日。日裡都是平穩路，夜裡都好處安身。每晚得空，莊家便來請教武藝。已到礪山地界。路上過往人見了麗卿，無不稱贊道：「好一個美少年，卻又是個軍官。」那麗卿坐在馬上，空著雙手沒事做，你看他掛了梨花槍，握著那張鵝華雕弓，抽一枝箭搭在弦上，看見蟲蟻兒便去射。不論天上飛的，地下走的，樹上歇的，但不看見，看見便一箭取來。那莊家又助他的興兒，有時他不看見，便指引他；射落地，便連忙放下擔兒，替他連箭取回。麗卿接過手，把箭仍收了，卻把蟲蟻兒來較駝上，慢慢地拔毛。有那毛片異樣可愛的，便連皮剝下來耍子。希真只是埋怨道：「你們恁地沒得吃，只管去射他做甚，豈不耽誤了路程？」麗卿那裡肯聽。

一日，行到一個所在，只見一條大嶺當面。上得嶺來剛一半，只見一個粉板牌樓，上面大書著「飛龍嶺」三字。希真道：「我幼年時從此地經過，曾記得這飛龍嶺那面轉灣處，叫做冷豔山。轉落北，一直有一百多里沒人煙。此刻時候已是午過，眼看趕不到了，嶺上有幾個小店，只好在這裡歇。」又上了幾步，有兩個客店，火家來兜攬道：「西來的客官，東去宿頭遠哩！就我家歇，有好房間，好槽道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去莊家手裡奪了那副擔兒，先挑著走；一個便來攬頭口。希真跳下馬來道：「且慢，我要自己看來。」那火家應道：「不消看得，只有我家的好。」說著，同到嶺上。只見左側一帶房屋，有五七家小店面，帶賣些雜貨。東頭盡處，有一座大客店。店門那邊一顆大槐樹，過去便是下嶺的路。那個火家把擔兒直挑了進去。麗卿也到店門首，跳下馬來，那枝槍和弓箭已是莊家接了。麗卿按著那口青鏢劍，走進店去。希真看了看道：「我三□年前從此過，卻不見這個大店。」只見那樹下坐著一個黑森森的肥胖大漢，攤著胸肚，露出一溜黑毛，腿上生著老大一個爛瘡，敷些藥，流膿出血的把腿擱在一張柳木椅上。看見他三人到來，心中歡喜；又見那般兵器，也有些吃驚，點著頭叫道：「客官請進，我起立不便，休罪。」說著，便叫個火家扶綽進來，到櫃檯裡。櫃檯邊又一個婦人在那裡做生活，見他們來，便起身接應道：「客官，隨我來！」三人看那裡面，院子□分寬闊：上面高坡上三間正廳，旁邊右首一帶耳房，左側好幾間槽道，還有幾條街堂通後面。那兩個搗子牽那兩匹馬到槽上去，希真道：「待他收收汗，不要當風便揭去鞍子。」兩個搗子道：「我們伏侍慣頭口，這些怕不省得。」

那婦人引他三人到高坡正廳上道：「右邊這間朝南向日，□分明亮。」進去看時，上面一張正牀，側首一個小鋪，一張柳木桌子，幾把椅子。那婦人道：「牀鋪不夠，別間好去拆。」希真道：「夠了，我們這莊家他另外睡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耳房裡好歇。」麗卿看那婦人，四□光景年紀，生得鼻高顴大，眼有紅筋，穿一件紅春紡短衫兒，也露著胸脯，係一條青綾子裙，單襖褲，搽抹著一臉脂粉，梳一個長髮心元寶髻。麗卿道：「奶奶，你是店主？」婦人道：「正是。」希真道：「那大漢是誰？」婦人笑著道：「是我的公公。」麗卿道：「你養家人那裡去了？」那婦人搖頭笑道：「多年沒有了。」

那莊家把麗卿的槍和弓箭都送到房裡放了，卻拿自己的個包袱，提了棗木扁擔，竟到對面左首那間房裡去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「我不耐煩那間耳房。倘有客來，我挪出讓牠。」自去倚了扁擔，尋個牀鋪安排。那婦人道：「那房又暗又潮，不如耳房乾淨，你倒歡喜這裡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出去了，心裡想道：「卻有這般美貌的男子！」

麗卿坐上面牀裡，把老子的被先攤好了，卻自己就側首鋪上開了一個鋪，把那口寶劍放在頭邊。一個火家提了桶麵湯進來，問道：「二位客官吃甚的？」希真道：「酒肉我便自己有，你去做兩分飯來，多打些餅。」麗卿道：「你那出籠饅頭，先把些來，一發算錢還你。只要白面的，蕎面我卻不要。」火家應了出去。父女二人洗抹了，都把裡面襯衣脫去。火家把一盤饅頭進來，放在桌上道：「白面黃牛肉饅頭，共三□個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吃饅頭。」希真道：「我不喜饅頭，你餓了先吃。」希真去取那路上買的牛肉，把葫蘆裡酒傾來吃。看見那莊家把一大串野味，血淋淋地掛在那邊房門首，希真繃了眉頭道：「我兒，你卻何苦！此時的蟲蟻兒，傷害他做甚？你們兩個，都這般孩子氣怎了？明日那副弓箭，我自帶著，省得你再去射。」麗卿道：「爹爹既這般說，孩兒不射便了。」

那麗卿果然餓了，拖過饅頭盤子，低著頭只顧吃，一口氣吃了大半盤。忽然繃了眉頭，口裡一頭嚼著，一頭把那饅頭拍開，看那裡面的餡子。拍了一個，又去拍一個。希真看見喝道：「什麼樣子！將來到了你姨夫家，也是這般？」麗卿道：「不知為何，這黃牛肉卻這般味。」希真道：「不好吃便少吃些。」麗卿道：「也不是不好吃，只是肝涅涅地。」麗卿被老兒說了兩句，只得把那幾個拍開的也都吃了，還剩了幾個。只見那火家提一壺茶進來，麗卿道：「小二哥，我們這房裡要個淨桶使用。」火家指著屋裡旁邊個土牆門道：「客官要淨桶，這間空屋裡盡有。」

麗卿便起身，進那裡面去。只見那間空屋，陰凄凄地沒有一物。那個土牆門，亦無門扇。那屋裡卻有三四個淨桶，裡面堆些蘆柴。麗卿去揀個乾淨的淨桶坐著，看那側首牆壁上做著木柵，木柵下面有一塊松木板，闊有尺半，長約二丈，橫臥在牆腳邊；外面一個青石攆子，廝挨著那板。麗卿一面更衣，一面看著，想道：「這塊板卻放在這裡，想是防小人的。我那牀鋪裡邊土牆上老大潮濕，何不取他去這當也好。」更衣畢，便走近前，又相了相，要往上拔。那板吃那木柵當住，兩頭又離壁不遠，眼見是抽不出。看那青石攆子，約有三百多斤重，有半尺餘埋在地裡。麗卿想道：「不把這塊石頭搬開，卻怎取得他出？」那麗卿性兒廝強，務要挖那塊板出來，便把那塊青石攆雙手捧定，搖了幾搖，早已離地，輕輕扳倒在一邊，便去撥起那板來。只聽刮喇喇一聲響亮，一陣陰風捲起，透進亮光來。原來那板的盡頭，遮著一個圓溜溜的窟窿。那板裡面兩根索頭拴著，通出牆那面有個關捩子，把索子往裡

拉，板便讓開，露出窟窿來；往外拉，板仍蓋上，這面全看不出。被麗卿這一掇，兩根索子都帶進來。麗卿道：「這裡何故做一個洞？」撇了板，便低倒頭往洞裡去張。不張時萬事全休，一張時好不慘人，只見那裡面低坡下，正是個人肉作坊，壁上繡著幾張人皮，樑上掛著許多人頭，幾條人腿，兩三個火家在那裡切一隻人的下身，洞邊靠著一張短梯子。那幾個火家聽見刮喇滑車兒響，回頭早已看見有人張他，叫聲：「阿也！」一個喝道：「什麼人敢張？」麗卿也吃一驚，大叫：「爹爹，這裡是黑店！」

希真正吃酒，聽見這話，一腳跳進空屋裡道：「怎見……？」麗卿道：「你張這洞裡開剝人！」希真一見那洞，急忙跳出。那外面的火家剛進房來，聽得一句，回身便走。希真抓他不及，吃他走了。希真便搶那口樸刀追出房去。莊家撞個滿懷，道：「怎麼是黑店？」希真揮手道：「你快顧自己的命去！打得脫，前面等我們。」莊家忙輪棗木扁擔，往外就走。門前有幾個搗子知道走了風，齊執傢伙打進大門來。那莊家不要性命，一路扁擔，橫七豎八直打出去。倒也吃他打翻了兩個，掙脫身，一溜煙的逃走了。陳希真隨後殺出。同這時候，麗卿已跳出空房，看那屋裡不好使槍，忙去牀鋪上抽了那口青錠寶劍，提在手裡，趕出院子尋人廝殺。卻不見一個人，只聽那黑大漢在櫃檯裡面高叫道：「二位好漢息怒！且慢動手，請裡面坐地，有話說！」那麗卿是個繡閣英雄，那省得江湖上結納的勾當，聽得外邊叫喚，提著劍大踏步搶到面前，隔櫃身一劍刺去。那大漢見不是頭，又走不脫，忙搶一條門門來格。怎抵得麗卿的力猛劍快，飛下去門門齊斷，一隻左膀連肩不見了，倒在櫃檯裡面。希真趕上那幾個搗子，早已溺死。麗卿見那大漢倒了，把劍略點一點，縱上櫃身，正要結果他，只聽得背後腳步聲響，忙回轉身，只見那個婦人上半截脫剝著，解去裙子，撿一把五股鋼叉攔來。麗卿托地跳離櫃身，挺劍來鬥那婦人。希真翻身殺入，那婦人縱人院子中間。麗卿橫刺著劍，直趕入去。那婦人卻不是麗卿對手。只見店後面多個火家，一齊紮抹停當，拿了傢伙殺出來；那外面五七家小店，也都是一起，當時聞變，也一齊取了傢伙擁進來。希真看見，反閃在一邊，讓他們都進完，卻去截住店門，不放一個出去。那店裡店外的鳥男女何止三五，把麗卿團團圍在該心，叉鉞棍攪一發上。正是：鼠子那堪同虎鬥，蝦兒枉自與龍爭。不知麗卿父女怎樣敵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